

一物映初心 特别报道

一把军号奏响“现代花木兰”铁血赞歌

本报记者 刘海搏 文并摄

核心提示 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内，展出着一把铜制军号，从它斑驳的锈迹和战火伤痕中不难看出，这把军号曾伴随着主人，用声声嘹亮刺破暗夜、催动冲锋。军号纵28.5厘米，横12厘米，标签上写着：郭俊卿用过的军号。

郭俊卿是谁？这把军号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？器物无声，却承载着“现代花木兰”隐去芳华、以身报国的革命征程。



这把军号，开启了郭俊卿的军旅征程，见证了战斗荣光，也为她光辉且传奇的一生画上了句号。

女扮男装投身革命

在军号不远处的墙上，悬挂着郭俊卿的照片。照片下方的文字简短而有力：第11纵队第32师第94团1营3连副指导员；女战斗英雄；辽宁凌源人……曾立特等功1次、大功3次、小功4次。2009年被评为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”。

照片中，郭俊卿一头短发完全被帽子盖住，身着粗布翻领军装上衣，胸前挂着多枚军功章。如果不是名字后面标注的“女”字，观众很难仅从容貌分辨出照片主人的性别。这张照片的背后，便是郭俊卿女扮男装奔赴战场，隐姓埋名5年，舍身报国的铁血巾帼精神。

时间倒回到上世纪30年代，郭俊卿在热河省凌源县（今辽宁朝阳凌源市）三十家子镇北店村一个贫苦农家出生。1937年夏，洪水吞噬了北店村，郭俊卿全家逃荒到林西县草帽山村，靠父亲给地主家扛活维持生活。1944年冬，父亲被地主逼死后，郭俊卿担起家庭生活的担子。1945年，郭俊卿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，又将年龄报大两岁，借用“郭富”之名参军。

参军后，机灵勤快的郭俊卿很快

担任起通信员工作，后担任过警卫员、班长、连队文书和副指导员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机智勇敢却“不合群”

辽沈战役纪念馆中展出的军号，就是郭俊卿做通信员时使用过的军号。在解放战争中，部队传达命令、指挥战斗、安排生活，很多情况都依靠军号联络沟通。郭俊卿拿到军号后苦练号音技术，并迅速成长，圆满地完成了又一个又一个任务。1946年冬，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，班长安排她和另一名战士完成上级交办的一项紧急命令：要通知驻扎在30公里外白音木图的部队于4小时之内赶回来执行任务。她和另一名战士骑上马，身子紧贴马背，冒着风雪，机警地避开敌人火力封锁线，将命令准时送达后返回。当离部队约有3公里时，她的马被累死，她卸下马鞍，背在身上返回部队。

1948年，郭俊卿调到东北野战军某部三连四班任班长。不久，平泉战斗打响。她带领的四班作为突击班，担负夺取城东第二道山梁的重任。当时，全班只有十来支老式步枪和几十颗手榴弹，战士大多是初上战

场的新兵，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60多个敌人。战斗开始后，郭俊卿摇着红旗冲在最前面。战斗中，跑在她身边的副班长中弹牺牲。她高喊着“为副班长报仇”，带头冲上山梁。敌人发起了反冲锋，她带领战友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，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。郭俊卿立了功，四班也获得了团里颁发的“战斗模范班”锦旗。

在战斗中机智勇敢，行军中身先士卒，但在战友眼中，处处关心大家的郭俊卿，也有“不合群”的地方——她从不脱衣睡觉，不和大家一起上厕所、洗澡。可见，在隐姓埋名、伪装性别的日子，郭俊卿除了面对行军、战斗的考验外，还得处处注意细节，不让战友发现自己的“木兰”身份。

将军号捐赠给纪念馆

这样的战斗生活一直持续了5年，由于长期趴冰卧雪、艰苦作战，郭俊卿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，她却凭借着坚定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，立下了特等功1次、大功3次、小功4次。直至1950年，她病重住院，战友们才得知这位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，竟是女儿身。正是应了那句“同行十二

年，不知木兰是女郎”。

在战争年代隐瞒性别，投入战斗，到底有多难？以郭俊卿为原型、1959年上映的电影《战火中的青春》中的情节，或许可以帮我们窥见一二。

影片开场，19岁的高山在和敌人苦战一天一夜后，独自坚守阵地，时刻准备与阵地共存亡。随后，她被派往英雄排担任副排长。战士们看到身材矮小、穿着不合身军装的高山时，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。战友甚至认为她的身材长相，更适合去唱歌跳舞。面对这些质疑和冷遇，高山始终保持冷静；细致入微地关怀战士们的生活，展现出女性的细腻与善良；在军事行动中，她又凭借敏锐的洞察力，准确判断敌情……影片中，高山在训练、行军、冲锋时从不掉队，还在战斗中英勇负伤。电影只有短短90多分钟，但这样的日子，现实中的郭俊卿过了整整5年。

1950年，作为特等女战斗英雄，郭俊卿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。此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，毕业后转业到地方工作，1981年离休后在江苏省常州市定居。1983年9月病逝于南京。

病逝前，郭俊卿将任通信员时配发的军号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。这把军号，开启了她的军旅征程，见证了战斗荣光，也为她光辉且传奇的一生画上了句号。

直至今日，郭俊卿的家乡——朝阳凌源人民还是会以各种方式缅怀她。在凌源市四官营子镇小窝铺村的红色记忆展览馆中，就有以“铁血木兰”为主题的郭俊卿专题展览。小窝铺村党支部书记王振松告诉记者，同为凌源人，家乡人始终以为她为傲，展馆建成以来，多家单位组织参观学习。

朝阳凌源城东，有一座“木兰山”，传说花木兰曾到过此山。传说缥缈，无法考证，但山河无言，英雄有迹，烽火岁月里，辽西大地的女儿，用一生续写了最动人的“现代木兰”篇章。

AI无法超越人类写作的塔尖

——专访作家麦家

本报记者 刘臣君



在《当代作家评论》年度学术研讨会后，麦家在喧闹的酒店大堂，和记者聊起了自己的创作和难忘的生命片段。受访者供图

麦家的作品非常独特。他的《解密》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提名，《暗算》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。而近年来的《人生海海》《人间信》则完全跳出谍战题材，带着读者走入麦家那个阴郁、伤感的童年和故乡，感受寻常巷陌的烟火及时代裹挟下的个体浮沉。

在《当代作家评论》年度学术研讨会散场后，记者对麦家进行了专访。他摘下礼帽，在喧闹的酒店大堂，聊起了自己的创作和难忘的生命片段。

怠慢是写作的大忌

本报记者：去年此时，AI写作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个遥远的话题；一年过去，科幻作家郝景芳已经公开说新作品有50%由AI完成，您也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AI写作。一年后再看，您还坚持当初的判断吗？

麦家：不仅坚持，而且看得更清楚了。AI的写作能力正以汹涌之势扑面而来，这一点不可小觑。美国华裔科幻作家特德·姜有篇文章说，AI的写作水平总体建立在已有大量数据的平均值之上，既然是平均值，那顶尖的部分肯定不属于它。我一直认为，写作真正有意义的，恰恰就是那最顶尖的一小部分。

本报记者：但您说的“顶尖”毕竟是金字塔尖上的人，对绝大多数写作者而言，AI已经超过了95%。

麦家：AI可能超过95%，甚至99%的作家。但写作的意义恰恰就在于最顶尖的那一部分，在塔尖上。大部分作家的写作，只是完成自我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，对大多数人并不具备意义。当然，我们深知自己肯定写不过鲁迅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写了。你问我怕不怕AI？我怕是写着写着，自己先倦怠了，而怠慢才是写作的大忌。

本报记者：我刚做了一个测试，让AI模仿您的《人生海海》和《人间信》来写故乡三部曲的第三部，5000字一会儿就能完成，而且有模有样。

麦家：（笑）对，它是在我已有的城墙上垒一个新的城墙，或者说让城墙垒得更高。它有巨无霸的旁征博引能力、描写能力、编织能力，这些肯

定会超过我。但它根本不知道我下一座城要在哪里筑。一部作品写三五年，就是我在不停地推翻自己。这种变量越大，AI越无法采集我的数据，因为这些数据只在我的大脑里。

本报记者：所以写作对您来说和AI有本质上的区别。

麦家：写作是一种生命的成长。如果一个伟大作家的精神生命成长是在替人类开疆拓土，在这方面我不相信AI能超过作家。退一万步说，它即使超过了，难道我们就不写了吗？只要一个作家有独到的生命体验，有孤独的精神生活，又有强烈的表达诉求，AI再强大都不会阻碍他。

写作的第一命题从来不是“我要超过谁”，而是“我要表达”。

是题材选择了我

本报记者：您刚才说“生命体

验”，这让我想到《人间信》里那句关于父亲的话，让我体会到一种“咬牙切齿的恨意”从字里边渗出来。那种从骨髓里渗出来的痛感，怎么写出来的？

麦家：从低到尘埃里的那段生活。我小时候家里的环境很不好，所以会有一种非常敏感的情绪。它是我生命的一种记号，是我童年的伤疤。写作的时候，我会不由自主地划向这些记忆。你无法选择什么打动你、你的神经已经替你做了选择。

本报记者：从《解密》《暗算》到《人生海海》《人间信》，您从谍战叙事转向了故乡记忆，经历了怎样的转变？

麦家：《解密》《暗算》那样的作品可以重复，后来也确实出现了重复。重复意味着缺乏刺激，也很难超越自己，而怠慢是写作的大忌。所以，我从谍战三部曲跳到了故乡三部曲，就是因为不想重复。但像《人间信》这样的小说，我是不可能重复的——它完全讲到我生命里最疼痛的那一块。这部小说是长在我伤口上的，一生也就写这一部。

本报记者：跟您有同样家庭背景的人不少，为什么只有您写出了这样的作品？

麦家：我们家三兄弟，我哥比我大十岁，我弟比我小两三岁。同样是那个家庭，同样的遭遇，我哥哥已经十六七岁了，有反抗的能力；我弟弟才两岁，懵懂无知，感受不到别人的冷眼。但我呢？我5岁多，已经懵懵懂懂，知道您在嘲笑我、欺负我，但我却毫无反抗能力，只能默默放在心里。张福贵老师在北大评奖时看了这部小说后说，你道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体验。很多人不去写，但我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命运冲动，哪怕出版不了，我也要完成这个生命仪式。这是我精神的黑洞、生命的伤疤，它一直在痛，我需要通过书写来缓解。

现在的写作无关名利

本报记者：您说这种写作无关名利，您是什么时候抵达这种状态的？

麦家：包括现在，我也希望作品被更多读者喜欢，但那种渴望没有早期强烈。刚开始写的时候确实很迫

切，后来一方面自己有了一些名和利，另一方面也尝到了被名所伤的滋味，对这些东西就慢慢看淡了。

本报记者：说到名，您与茅盾文学奖的渊源颇深，《解密》参评了第六届，《暗算》直接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。

麦家：我确实是个幸运者。《解密》2003年参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时，我还名不见经传。更意外的是到了第七届，《暗算》不但进入终评，最后还得了奖。从入围到获奖，这对一个写作者的信心是极大的鼓舞。

本报记者：获茅奖后，您的作品有了更多的读者，得到了更多的正反馈。

麦家：一个作品既是作家完成的，也是读者完成的，从来如此。经典是作家和读者合谋完成的。作品写出来了，最后能不能超越张三或李四，那是读者的评判，是时间的裁定。

本报记者：您一路困顿，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在不同的领域扎根。故乡三部曲的第三部有方向了吗？

麦家：没有。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座城在哪里。每一部作品都是在巨大的变量中沉淀下来的，一部作品写三五年，就是不停地推翻自己、推倒重来。但正因为不知道，才值得写。如果我知道了，那就成了重复，而怠慢是写作的大忌。

■人物简介

麦家 作家、编剧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风声》《刀尖》《人生海海》《人间信》等长篇小说及中短篇小说60余篇、散文200余篇、剧本150余集（部）。《解密》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，《暗算》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，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意、俄、西班牙语等33种文字。《解密》《暗算》被收入英国“企鹅经典”文库，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两部入选的中国当代小说。

大家读道

艺言艺语 YIYANYIYU

沈阳相声:守着“根”玩出“新”

耿柳

“请问，‘东北超’的全称是什么？两个选项：A.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；B.东北地区吵吵叭火大赛。哪位答对，礼物是——‘彩电’！”近日，在沈阳“文馨苑”上演的一台曲艺专场上，沈阳曲艺团的相声《你好“东北超”》，谐音梗玩得溜，引来观众潮水般的笑声与掌声。

这并非个例。近年来，《你好辽宁》《咱们沈阳话》《欢迎您到沈阳来》《舌尖上的美食》等相声作品接连上演。一批青年作者聚焦当下家乡的火热生活，将普通人关心的热点话题改编成了相声段子，其中《咱们沈阳话》还抛出了一个“千古之谜”。

甲：“我们对外地游客有一个亲切的称呼——‘且’。”乙：“都这么叫。”甲：“那我问问你，知道这‘且’怎么写吗？”

亲戚是“且”，客人也是“且”，写“戚”“客”对，可又不全对。这是“戚”的声母和“客”的韵母相切，合成qie，一个字代表了亲朋好友，简练！这与网络新词“酱紫”（就这样子）类似，但是家乡的用法可比网络新词先进了太多年。

沈阳相声底蕴深厚。清同治年间，就有艺人张太在沈阳撂地表演；清末至民国，从京津而来的范长利、郭瑞琳、冯昆志等人，在表演中融入了在地化的元素，形成了贴近市井生活、节奏火爆脆快的表演风格。1949年成立的“沈阳相声大会”，不仅会聚了佟雨田、杨海荃（杨振华、金炳昶等人的师父）、于春明（艺名小北瓜）、师世元（师胜杰之父）等本地相声精英，更广邀八方名角——京津地区的回婉华、马三立、姜宝林、赵心敬，以及南京的张永熙、关立明等来沈演出。“北京学艺，天津练活，奉天（沈阳）赚钱。”这句相声界的老话，勾勒出沈阳相声市场的特质——它既是演员实现价值的舞台，也是相声交汇的熔炉。小立本、梅海荃等外来演员直接选择在此扎根。1958年，

| 本栏目由辽宁日报、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 |

我省新增三家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

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中宣部日前公布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，全国共77处单位获命名，辽宁有3处场馆成功入选，分别为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、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、牛河梁遗址博物馆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本次入选名单内有两处红山文化专题场馆，一处为辽

宁朝阳牛河梁遗址博物馆，另一处是内蒙古赤峰红山文化博物馆。

据了解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开展历史教育、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公共文化阵地。按照统一工作安排，各地将依托新增基地优化展陈体系、开发研学课程，面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常态化开展历史文化教育。

辽芭获两项国际大奖

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当地时间7月5日，第十五届莫斯科国际芭蕾舞比赛颁奖盛典在莫斯科大剧院落幕。辽宁芭蕾舞团再创佳绩，青年演员张意坤斩获青年组女子双人舞银奖，首席主演王占峰获评全场最佳搭档奖。两项重磅荣誉花落辽芭，既向世界展现了中国芭蕾舞独特的艺术风采，也展现了辽宁鲁艺集团的文艺实力。

创办于1969年的莫斯科国际芭蕾舞比赛4年一届，由俄罗斯文化部主办，是全球规格最高、含金量顶尖的芭蕾舞赛事之一。本届赛事吸引全球35个国家362名舞者报名，仅158人晋级决赛，参赛规模与竞争强度均创近年新高。面对各国顶尖舞者同台竞技，辽芭两位演员凭借过硬功底与默契配合脱颖而出，收获国际评委一致

高度认可。

两位演员均拥有丰富的国际赛事与舞台履历。张意坤曾斩获日本大阪、南非、上海多项国际芭蕾舞奖项，参演《天鹅湖》《八女投江》等中外经典舞剧，多次出访海外开展文化交流。王占峰身兼辽芭首席，曾拿下首尔、莫斯科、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多项大奖，参演的《舞蹈风暴》收获季军，主演的《八女投江》斩获文华大奖、“五个工程”奖，常年作为文化使者奔赴多国演出。

本次国际赛场载誉凯旋，是辽宁鲁艺集团深耕文艺、完善人才梯队建设的鲜明成果。多年来，辽芭坚持古典芭蕾与中国原创剧目双向发展，持续输送青年舞者登上国际舞台，以足尖为桥梁，讲好辽宁故事、传递中国芭蕾声音，不断提升本土文艺品牌国际影响力。

“山海同歌”音乐舞蹈展演在大连举办

本报讯 记者吴丹 王荣琦报道 7月6日，大连市青少年宫内掌声如潮，欢歌鼎沸，“山海同歌·逐梦滨城”大连市第八届各民族音乐舞蹈展演火热上演。近600名观众齐聚一堂，超200名演职人员同台献艺，共同开启一场跨越山海的民族文化盛宴。

作为大连深耕八载的文化品牌，本届展演不仅名家云集，更集中展现了青年原创力量。大连城市音

乐馆团队、全市海选优秀队伍轮番登场，将骏马、大海等意象融入现代器乐与原创新舞中，生动诠释了“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”的文化魅力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活动还创新采用“线下主会场+线上直播”模式，让无法到场的市民也能云端共享这场视听盛宴。这场展演不仅为大连文旅注入了浓郁的民族风情，更以艺术为纽带，让“中华民族一家亲”的深厚情感在滨城大地生根发芽。